

· 工农兵学哲学 ·

让哲学变为群众 手里的尖锐武器

——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
工人学哲学用哲学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
——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工人学哲学用哲学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1970年11月第1版

197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3109·251

定价：六分

毛主席语录

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：一个是它的阶级性，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；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，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，理论的基础是实践，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。

毛主席语录

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，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。

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，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。

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要能够精通它、应用它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。

目 录

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

——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工人学哲学

调查报告…………… (1)

从“老三篇”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

……………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工人 李长茂 (22)

学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

自觉地改造世界观

……………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工人 李长茂 (32)

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 尖 锐 武 器

——天津市第二毛紡織厂工人
学哲学調查报告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，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。”

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（原名仁立毛纺织厂），是一九五八年天津市工人学哲学最早的一个厂。十一年来，这个厂的工人同志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坚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不断地把学哲学的群众运动推向前进。

哲学的解放

一九五八年，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，这个厂的李长茂等十二位老工人，受到上海工人学哲学的启发，成立了天津市第一个工人学哲学小组。

工人学哲学，是阶级斗争的需要，生产斗争的需要。这几位老工人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，就有了学习理论的要求。他们听到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谬论，非常气愤，要进行驳斥，但因为缺乏理论，批判不深。当时工厂实行“两参一改”，工人参加管理，担任了车间、班组的领导。他们感到担负的责任更重了，遇到问题不少，不知如何才能解决。因此，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。

他们刚组织起来学习的时候，听人说哲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，他们过去都没上过学，解放后念了二、三年夜校，识字不

多，怕文化低，学不了。但是想到工人干革命、搞生产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，难道学哲学的困难就不能克服？下定决心要学好它。他们对什么是“哲学”，什么是“矛盾”，弄不懂，就去问来厂蹲点的一位工人出身的理论教员。这位教员说：“毛主席讲过，问题就是矛盾。”工人又问：“我们的问题可多了，都是矛盾吗？”他说：“都是矛盾。”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，联系厂里实际，给工人讲了第一课：“哲学不神秘”。工人听了挺明白，“原来咱工作、生活里的事都有哲学哩。”他们有了学习的信心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和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等哲学著作，密切联系实际，在斗争中学，在斗争中用，提高很快。

工人开始学哲学时，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冷风。有人说：“工人大老粗还学哲学？根本学不懂！”这个厂的老工人刘景

英，听了很气愤，跑去驳斥他说：“谁说工人不能学哲学？毛主席的哲学书是为工人阶级写的，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哲学。辩证唯物论哲学的特点一个是阶级性，一个是实践性。我们工人阶级最有革命精神，最有实践经验，怎么会学不懂？”工人同志都表示：一定要学好毛主席的哲学著作，为工人阶级争气。

在李长茂等老工人的带动下，厂里参加学哲学的工人越来越多，各车间和许多班组都先后成立了学哲学小组。工人们遇事就讲哲学：“得分析分析矛盾”，“那是主要矛盾”，“坏事可以变好事”，“得实践实践，摸摸客观规律”，“别光拉客观，得发挥主观能动性”，等等。厂里出现了一片学哲学、用哲学的生气勃勃的景象。

第二毛纺织厂工人组织起来学哲学的消息，很快传到天津市别的工厂，国棉四厂、轧钢一厂、食品一厂等先后组织了工

人学哲学小组，掀起了一个工人学哲学的热潮。

李长茂等老工人学习积极分子，还走出厂门，给工人、农民、干部和城市居民讲自己学哲学、用哲学的心得体会。他们还破除迷信，登上大学讲台，给大学教授和学生讲哲学。他们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第二毛纺织厂的工人，以解决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为中心，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。

染整车间老工人刘景英，过去对工人之间闹矛盾，不作具体分析，认为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，各打五十大板，结果往往“砸锅”，不但旧的矛盾不能解决，还产生新的矛盾。她就有些怕矛盾、躲矛盾。学了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等著作后，懂得矛盾到处有，躲是躲不了的，应该积极去解决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一

把钥匙开一把锁。她就先做调查研究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，弄清是非，然后开小组会，来个“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”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
当时厂里贯彻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鼓吹的“物质刺激”，实行一种“小包工”制度，弄得班组和班组、人和人之间经常扯皮。工人们学了哲学，认识到这是损害工人阶级内部团结、腐蚀工人灵魂的一把软刀子，提出“要政治挂帅，不要钞票挂帅”的革命口号，取消了“小包工”制度。

这个厂在大跃进的形势下，生产出现了新的矛盾，粗条供不上细条，纺毛供不上织呢。提高粗纺车间的产量成了全厂生产的关键问题。工人提出要加快梳毛机的转速，有人却说“机器太旧”、“转速有规定，一加快准坏”。李长茂学习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时，反复琢磨这个问题：机器旧是事实，可是我们不能见物不见人。我

们工人阶级要去支配机器，不能让机器支配我们。他感到要提高转速，首先要提高人的思想，人的思想变了才能改变机器。于是，他反复做思想政治工作，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。他们经过反复实践，发现机器不能加速，主要矛盾在“偏心”这个部件容易坏，就采取措施加固“偏心”，革新了梳毛机，使产量由每分钟出条十七点五米提高到三十三点五米，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纪录，人们的思想也有了一次飞跃。

旧矛盾解决了，又出现了新的矛盾。厂里生产任务不断加大，粗纺车间的设备不足，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。他们又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做指导，发扬“蚂蚁啃骨头”的精神，自己动手，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，终于搞出了一台梳毛机，每年为国家增产纱线十万公斤。粗纺车间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。

一九五九年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

子跳出来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。他们胡说什么“多快不能好省”，“高产不能优质”，“高速不能高效”。当时厂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。工人同志用毛主席光辉的哲学思想做武器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谬论。他们联系本厂大跃进的事实，具体生动地讲了总路线的辩证法：多快与好省是对立的统一，既有对立的一面，又有统一的一面。统一是有条件的。只要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下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就能达到既多快又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。如果干劲不足，甘居下游，就只能是少慢差费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。他们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迎头痛击。

工人同志热烈欢迎哲学的解放，他们颂扬说：“哲学本从实践生，谁说神秘难攀登？它与工农关系亲，只要学用就能通；现在工农学习它，正是哲学回娘家。”

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

十一年来，在工人学哲学的问题上，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，十分激烈。

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，对工人学哲学，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怀。一九五八年，正当天津市工人学哲学群众运动开始兴起的时候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热烈赞扬，说它是“干了一件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”。指出“这不单是学哲学的问题，又是学习，又是革命；又是提高思想，又是提高生产。”无产阶级司令部鼓励工人坚持从生产实际出发，从阶级斗争出发，学好用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。在当年举行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市工人学哲学的经验，号召各地学习推广。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派干部来这个厂蹲点，和工人同劳动同学习，一起总

结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经验。

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天津市很快掀起了一个工人学哲学的热潮。以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，对此怕得要死，拚命阻挠和破坏工人学哲学。一九五八年九月，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、叛徒杨献珍迫不及待地赶来天津，摆出一副学阀面孔说：

“别提那个工人学哲学讲哲学了，那不叫哲学！”“什么人都能学哲学，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？”刘少奇在天津的代理人也一再攻击工人学哲学是“零零星星，支离破碎”。他们反对召开工人学哲学的经验交流会，下令要第二毛纺织厂把工人学哲学小组砍掉三分之二。

一九五九年下半年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眼看工人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压不下去，就打出“系统提高”的招牌，妄图把运动引向邪路。他们把这个厂的学习骨干分子

抽调到旧市委党校等处进行所谓“深造”，要他们整天端大本本、抠名词、钻概念，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。工人同志十分气愤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这不是和我们工人叫阵吗？我们说哲学不神秘，他们就用大本本来难我们。”“象这样闭门读死书，越读越糊涂！”

一九六〇年以后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，利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，以“抓生活”为名，勒令“停止一切业余学习”，下令解散工人学哲学小组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。他们还用“卡”的办法，规定：青年人只能学文化、学技术，不能学哲学；谁要求学，必须由他们批准。

但是，工人阶级是压不倒摧不垮的。有些工人冲破走资派的种种禁令，坚持学哲学。他们说：“暂时困难时期，要解决问题，克服困难，就应该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为什么不让学？”规定的业余活动时

间被占去了，他们就利用“业余的业余”时间学，在工休日学、一早一晚学。一九六〇年冬，这个厂的电工班卢桂英等十九位同志，争着阅读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学习劲头很大。有的工人自动放弃工休，从几十里外的塘沽赶回厂里参加学习。

工人走到那里，就学到那里。李长茂同志在旧党校学了三个月，被调到农村搞“三秋”，他就在农村继续坚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，同贫下中农一起活学活用“老三篇”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。那年自然灾害大，粮食歉收，困难较多。李长茂就根据自己学哲学的体会，分析困难的两重性，说明矛盾是可以转化的，只要努力，可以把困难转化为顺利。这样，鼓舞了贫下中农的干劲，那个生产队超额完成了当年播种小麦的计划。后来，李长茂又被调到车站去搬运粮食。他和工人一起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，讲搬运粮食的重要意义。他